弘一法师一生中最大的作品《佛说阿弥陀经》十六条屏，将在阔别86年后，重回宁波展出，这件作品的创作地在哪里呢？

伏龙书经 华枝春满

胡迪军

伏龙山，位于慈溪市龙山镇东部的旷原之上，远远望去，孤峰突起，兀立于东海之滨。因山形盘曲，宛如蛟龙赴海，故名“伏龙山”。古时山上多生箬竹，所以又名“箬山”。登山眺望，南面是连绵的群山，西面是茫茫的大海，可谓“兼得山海之胜”。而此地也因山得名为“龙山”。

当年的伏龙山，是一座海涂上的孤岛，只有退潮时才能上山，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伏龙山脚下还是大海，惊涛拍岸，洪波涌起。随着海岸线的外移，如今的伏龙山下，已是一片平原，民居星罗棋布。

伏龙禅寺就位于伏龙山巅的盆地之中，这里远离尘嚣，极其幽静。1931年岁末，弘一法师在五磊寺创办南山律学院受挫后，伏龙寺住持诚一法师邀请他来伏龙寺休养。于是弘一法师在弟子胡宅梵的陪同下，来到伏龙寺。

在伏龙寺，弘一法师受到了诚一法师热烈的欢迎和优厚的礼遇，膳食周到，关照倍至，同时将弘一法师安排在关房单独居住。“关房”就是僧人闭关修行的房子，比较清静。弘一法师在这里度过了半年多的时间，身心得到恢复，并在这个关房里，完成了大量书法作品，迎来了他创作上的一个黄金时期。

弘一法师在伏龙山写的作品，多署有“书于箬峰”“安居伏龙山中”等落款，使我们可以明确地加以辨别，时间集中在1932年农历三月、五月和六月。

伏龙寺原建筑于1941年毁于日寇的大火，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2006年，寺院才逐步重建。2013年年初，为了寻找弘一法师的遗迹，我来到伏龙寺，经反复寻找，都没能找到这个关房。最后，在一位僧人的指引下，才找到了位于寺前竹林中的关房遗迹。

竹林高而茂密，我一路披荆斩棘，在竹林深处终于寻得一间矮小的破房子，有十五六个平方，屋顶已经坍塌，一地的砖瓦，只剩下石块砌成的三面外墙，墙上残存有窗洞和门洞。我走入里面，房间没有屋顶，四面高耸的竹子仿佛构成一个巨大的穹顶。

站在房子中的我激动不已！这就是当年弘一法师居住过的关房。恍惚间我脑海中闪现当年的场景：右侧应该是法师的卧榻，榻上是一顶经过反复补衲的旧夏布蚊帐，清瘦的法师就在床沿上闭目静坐，而左侧的方桌边，是边诵经、边磨墨的弟子刘质平。法师的大量作品，正是在这里完成的。

绕屋一圈后，我又生疑窦，房子墙壁上的石料中有僧人的墓碑，这显然是上世纪60年代“破四旧”时期的所为，再仔细察看，发现房基是老的，柱础和一些木构件也是老的，估计这个房子的外墙在六七十年代翻修过，但基址是应该是原来的。正因为离寺有一段距离，所以，日寇的大火并没有烧到这里。

后来我才了解到，伏龙寺被焚毁后，这个关房就遭废弃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山林队进驻这里，进行了一定的翻修，不久后再次废弃，多年后，房顶坍塌，才形成现在的模样。

看到法师遗迹破败至此，我不胜唏嘘。

1932年的春节，弘一法师就是在这里度过的。因为关房僻静而独立，无人干扰，很适合书法创作。1932年农历二月至三月，弘一法师开始在这里书写一些对联和小幅作品。

1932年的夏天，弘一法师的弟子——当时在省立宁波中学任教的刘质平，决定趁暑假时间来伏龙寺陪伴法师。刘质平拿着弘一法师为他画的伏龙寺地图，从宁波出发，顺利地找到了伏龙寺。这次，师徒二人在这里共度了两个月的时光。

1932年7月（农历六月），是弘一法师的父亲李筱楼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，法师决定书写《佛说阿弥陀经》十六条屏，为先父回向功德。刘质平在他的《弘一大师遗墨的保存及其生活回忆》一文中记述：“余在寺院，夜半后闻云版即起，盥洗毕，参加众僧早课。早餐后，拂晓，一手持经，一手磨墨。未磨前，砚池用清水洗净。磨时不许用力，轻轻作圆形波动，且不性急，全副精神贯注经上。不觉间，经书毕读，而墨亦浓矣。”

刘质平根据每一幅的行数和字数，预先为弘一法师编排好内容。弘一法师写时需要关上房门，除刘质平外，不许别人在旁，以免干扰。然后由刘质平一边报字，一边牵纸。弘一法师则一笔一划，聚精会神地书写。因为尺幅巨大，每一幅需要写两个多小时，每天写一幅，十六条屏共花费了十六天时间。这是弘一法师一生中尺幅最宏伟的作品，也是他的重要代表作。

写完十六条屏后，弘一法师兴致还很高，对刘质平说：“每次写对都是被动，应酬作品似少兴趣。此次写《佛说阿弥陀经》功德圆满以后，还有余兴，愿自动计划写一批字对送你与《弥陀经》一起保存。”然后由刘质平拟好对联文字稿一百副，法师照内容书写，写完后又对刘质平说：“为写对而写对，对字常难写好，有兴时而写对，那作者的精神、艺术、品格，自会流露在字里行间。此次写对，不知为何，愈写愈有兴趣，想是与这批对联有缘，故有如此情境。从来艺术家有名的作品，每于兴趣横溢时，在无意中作成。凡文词、诗歌、字画、乐曲、剧本，都是如此。”

这一时期，由于刘质平的陪伴，法师心情很好。在刘质平磨墨牵纸的协助下，法师的创作也极为得心应手，共在伏龙寺完成了《佛说阿弥陀经》十六条屏、《格言别录》一百二十幅和对联一百余副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创作高峰，作品之精美、数量之巨大，堪称法师书法创作的一个黄金时期。伏龙寺时期也是弘一法师书风的形成时期，其平淡冲逸、朴拙端严的独特风貌开始确立，直至成为后世禅书的典范。

《佛说阿弥陀经》十六条屏，每幅高146厘米，宽48.5厘米，共16幅。刘质平委托苏州装裱名家张云伯装裱后，一直带在身边，经历了日寇和盗匪的种种惊险，完好保存至今。2004年由刘质平的长子刘雪阳先生捐赠平湖李叔同纪念馆收藏。

2018年4月28日至5月27日，“甬上留香——弘一法师翰墨展”将在宁波博物馆隆重举行，这套完成于伏龙寺的《佛说阿弥陀经》将作为重点展品，于阔别86年后重回故里，值得我们翘首期待。

伏龙寺前，弘一法师当年居住过的关房遗址。 （胡迪军 摄）

鸣鹤古韵

潘文戈

闻知鸣鹤是因为那里有个著名的国医馆。乍听其名，便觉一股仙气腾云而来，想必这古镇里居住的，尽是鹤发童颜者吧？不曾料到，古镇之名却是为了纪念初唐少年才子虞九皋而起。论名气、论才能，其祖父虞世南无疑高过他很多，他的才情与早夭却让家乡人心痛，遂以其字鸣鹤名之。如此重情惜才的古镇，自然是值得游历一番的。

是日，暮云霭霭，冬雨霏霏。灰白迷蒙中，远山黛色隐现。近处的白洋湖边，白杨树还未褪尽鹅黄，与金仙禅寺围墙的明黄相映相牵，引着游人走进这湿漉漉的烟雨古韵里。百来步处忽见一碑，曰“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处”。驻足远望，但见水天空濛，山峦起伏线条柔美，湖水安宁明净，一字形均匀排列的七座佛塔，默默地和着远山在水中投下倒影，霎时让人虚实难分。如果打开白洋湖的时空影带，宽衫大袖、褒衣博带、面湖抚琴的南朝士人姗姗而去，匆匆走来的会是三北抗日游击队员矫健的身影。

古镇口便是湖滨广场，游客熙来攘往，热闹得紧。彼时雨丝成帘，宜撑开花伞，走向寻常巷陌。小巷安静，店铺稀少，庆幸还未过度开发，还是古镇原有的模样。狭长的街巷铺着石板，棕色的石块经历了脚板车轮的踩踏碾压，已磨砺得如有包浆般可鉴；而一些细小凹凼，欣然接纳着雨水，生出千万双明净迷人的眼睛，倒映着两旁街景，成就了一卷水灵灵的石板画卷。画卷里，有明清粉墙黛瓦高堂华屋，有民国木板楼房店铺洋行，也有近代砖瓦水泥民房独院，牵牵绊绊蜿蜒着、轻淌着。高大的粉墙原本可衬以红梅翠竹，或配以桃红柳绿，成就山水画意，哪想时光青苔，意志柔韧，爬满粉墙，乃至沁满整个巷道，赫然成为主角。盛衰荣枯，人事更迭，化为古意滋蔓，模糊了岁月。这幢贴瓷洋房显然是当代建筑，但不必担心它的突兀违和，围墙上的青苔和伸出墙来的铁色秃枝，已为时光所淹。那堵爬满山水青苔的山墙上，错落有致地开挖了三个窗口，想来这本是供女眷们悬篮沽物的吧？却被砖石堵上；更有甚者，有一扇窗的上沿眉饰竟被敲失一截，甚煞风景。就这样子吧，让我们记得有个年代视美为丑。历史遗存还有很重要的职责，是警醒后人。甚好甚好，这里的古巷还未整容，还未强行抹去历史的痕迹，伪装成唐宋明清的模样。

鸣鹤历代学者、重臣、商贾迭出，闲逛中触目的大多是高门大院，重檐马头墙，层层叠叠，昭示着故主的权重位高。有时会冷不丁地在陋室里发现珍藏宝物，比如镂刻着金龙的“千工床”，惊艳之余不免疑窦暗生。铜钱形的古井，该是真实的，盈盈清水，想来照见过才子佳人。此刻，一群肤色健康高声大气的主妇，在文物石碑上狠狠搓洗粗布大衫，在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聊中，洗却一身疲惫。可惜，寻不见二十四间走马楼，于是踱进一家年糕店问询，店老板几乎笑出声来：“不就在你身后么？”蓦然回首，发现它今日正巧闭门谢客，惜未能赏到鸣鹤华屋的精美。寻常巷陌里，没能寻见寄奴般风流人物的遗迹，倒是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如水般的岁月变迁。陋巷倾颓里，也不曾遇见“丁香一样的姑娘”，倒是看到了拉着行李箱回家的女大学生，她的奶奶热切地抢过她的行李箱，她的爷爷早已去田头摘来了孙女爱吃的菜。变迁中有着亘古不变的恒定。

据说，鸣鹤形于盐而盛于药，于是我们回到湖滨广场，去看药材馆。药材馆的正对面，便是古戏台。原来，硬闯入古镇静谧上空盘旋不去的、荒腔走板的演唱，正是这群孩子所为。他们的父母和在这里搞爱心义卖活动的便是他们的观众。当我手拿爱心糕准备离开时，戏台音乐忽地变为越剧，一声沙哑醇厚的成熟女声唱起：“手扶琴儿心凄惨，自己的命儿我自己算……”此情此景最适宜演唱越剧，越剧是江南山水开出的瑰丽花朵，是江南母亲的青春情思，也是江南游子的梦里童谣。

细雨敲打着花伞，滚落在古镇的小溪里、湖面上。我伫立雨中，淋一场乡愁，穿越回儿时与母亲同赏越剧。霎时，心定神宁。

枇杷池

吴佳怿

枇杷池，是外婆家屋旁的一个水塘，位于村子的西南面。池塘一头宽，一头窄，长百来米，状似一只枇杷。“枇杷”的一头河岸树荫遮天，粗壮的冬青、榆树、柳树一字排开，郁郁苍苍。也许当年哪个村民无心插柳把柳枝插斜了，那斜插的柳树就斜斜地长着，斜斜地伸向池塘的水面。池塘的埠头是用厚厚的石条铺就的，那石条还有弧度，向河中突出，上下两层，但村民已经不用来洗涮。池塘的水是清的，水葫芦长得特别好，一到夏天，一池塘水葫芦郁郁葱葱，苍翠嫩绿中长出一朵朵淡紫色的花，漂亮极了。我喜欢枇杷池，不仅因为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更重要的是那里还发生过一个难忘的故事。

那是我听外婆讲她父亲的——我的太公的故事。

几十年前的一个冬天傍晚，天空灰蒙蒙的，凛冽的寒风刮得光秃秃的树枝呼呼作响，泥泞道路的冻土白天还没来得及融化重又结了冰。枇杷池高高的河堤上，身穿玄色对襟棉袄、腰间扎了道布缆的太公，劳作了一天，肩扛铁犁从田头回来。跟着太公辛苦了一天的黄牛也拖着疲惫的步伐走在后面。收工回家是美好的，太婆烧好了饭菜闷在锅里，虽说米饭里掺杂着很多番薯干，但在那年月仍不失为饱腹的美味，更重要的是大户人家出身的太婆那细心的关爱和期盼的目光，伴着屋里美孚灯上跳跃的、充满温暖的灯火……太公一边走一边憧憬着。

“扑通——”一声沉闷的巨响，由于土冻路滑，黄牛前脚没踩稳滑到了枇杷池里！不会凫水的黄牛在冰冷的河水中拼命挣扎，吭哧吭哧粗着气，大口大口呛着水，眼看着黄牛慢慢滑向河心，太公赶紧放下铁犁，一把解开布缆脱掉棉袄就跳入池中，池水一下没到胸口，太公在刺骨的河水中摸索着牵住牛鼻，使劲把牛往岸边拉，拼尽九牛二虎之力边拉边推，用了好长时间，太公才把落水的牛拉上岸来。冬天的傍晚，刺骨的寒风，全身湿透的人和牛……记得说到这里，外婆就激动起来。外婆说太公一辈子不吃牛肉，他认为牛比人还辛苦。看得出，外婆的目光中透出敬佩。

这故事一讲就是十几年，太公早已仙逝，老人家枇杷池救牛的故事连同枇杷池的美好，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。

不想说“官话”

思 蜀

我读小学是在上世纪50年代，校长是个北方人，他讲的普通话我基本上能听懂，但他讲话时不时会插上几个“这个”，让我不习惯。比如全校学生大会上，他会这样说：“这个这个同学们，今天，这个新的学期开始了，这个大家一定要拿出这个比上学期更大的这个劲头来，把这个自己的学习成绩这个再提高一步，这个做毛主席的好学生，这个将来更好建设这个社会主义……”

我问哥哥，校长讲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“这个”呢？十二岁的哥哥毕竟比我懂的多，他说这是官话，你看我们这里的人都只讲土话，不会讲官话，因为他是校长才讲官话。我信服地点了点头。后来，我遇到好多领导讲话时会爱用“这个”，很有派头的样子。而那些卖菜的、做木匠的、割稻种田的，确实都不会讲。

后来我去农村“修地球”，发现一位革委会领导的讲话另有特点。“同志们，但是今天我们开会，但是主要讲一讲怎样抓革命促生产的事。但是现在形势一片大好，但是我们要紧跟这大好形势，但是把我们的粮食产量提上去。但是首先要多积肥料，但是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，但是……”你瞧，他一口气用了那么多的“但是”。那时我已经二十岁，会独立思考了，不问哥哥也知道这一定也是官话，原来，不会普通话的人也可以讲官话。只是另有一位造反派的头头，他的官话是每句话都要加一两个“我们”。比如他曾在一次“忆苦思甜”大会上控诉日寇罪行：“我们当年日本人我们杀人放火，我们犯下了滔天罪行……”我听着听着就糊涂了：官话可以这样说吗？

恢复高考后我又去读书，老教授在课堂上讲了这样一件事：有一次周恩来去一个工厂作报告，即兴讲了几个小时，在没有讲稿的情况下，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多余的字。从教授的话中知道，以前听见的无论是“这个”“但是”还是“我们”，都只能算是“赘词”，说话时要尽量避免出现。

毕业工作后，遇到一位主任，他讲话时，无论句中还是句末，随时会出现“的话”两字。一次开会他布置任务，说：“明天的话，是开学第一天，第一天的话，我们的话，派两个老师的话，在校门口值班，班主任老师的话，都要及时的话，到教室里的话，等候学生，特别是新生的话，找不到自己教室的话，就会到处乱走；学生到齐了的话，及时派人去总务处的话，领新书……”教师中有个别细心的，数了数他二十分钟的讲话中，竟然有一百多个“的话”，后来人们就在背后称他为“的话主任”。

有一天，我在课堂上叫一个学生回答问题：“鲁迅的《祝福》写的是什么主题？”他说：“这是如泣如诉的血泪控诉。然后对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、特别是对封建礼教，然后给予了强烈的鞭挞。然后通过描写祥林嫂悲剧的一生，然后表现了作者对受压迫妇女的同情，然后对封建思想封建礼教的无情揭露。然后就这些了。”我奇怪他的话中怎么会有那么多“然后”。“然后”是一个表示承接的连词：“你先去接客人，然后做饭。”“他先买了一条鱼，然后又买了两斤青菜。”这些都用得对。但今天回答问题当中，没有一处用得着这个词呀！下面不少学生却说，现在不少人习惯这样说话呢。我便叫那个学生把刚才回答中所有的“然后”去掉，复述一遍，并告诉大家，这一习惯是不好的，要改掉。学生比较听话，他们互相提醒，两三年下来，基本上把这个毛病改掉了。

几个月前，偶然打开电视，见央视一套正在播“国家宝藏”节目，来了一位姓易的国宝守护人，他上来就说：“我之前是没来过博物馆，然后这是第一次。”——我乐了：莫非这个“然后”如今已经成为一种“腔调”？

我一直告诫自己：讲话尽量简洁，如果频频出现诸如上述的赘词，一来拿腔拿调惹人嫌，二来啰里啰唆让人觉得你的脑子不够灵光。

子规声里采收忙

崔海波

清明前后，有很多山货需要采收，香椿、松花、雷笋、茶叶，每一样都耽搁不得。延误一天，品质就大打折扣，甚至完全错失。

三月底，母亲进城来给我送香椿芽，这是她和父亲一大早上山采来的。我请母亲在东鼓道吃海鲜面，顺便请店里的厨师把椿芽用开水泡熟，撒点盐。

老板很客气地问：“要不要加点麻油？”我说不用，原味才好吃。头茬椿芽呈绛紫色，非常漂亮，开水一泡，变得碧绿青翠，香气扑鼻，这是春天的精华。

我问母亲，父亲怎么没一起来？

她说，这几天气温上升快，他要到山上去看看松花是不是可以摘了。

松花就是马尾松的花，长卵形的，将开未开的时候，摘下来，在阳光下暴晒一天，花粉扑簌簌地掉落，那是山珍里的山珍。

松花一般在清明前后三天收摘，今年清明节前气温偏高，松树开花足足提前了十天。后来听父亲说，那天他到山上去看，松花球还是僵的，第二天再去，已经完全蓬松开了，花粉随风飞散，没有用了。村后的山上有大片松树林，好歹还有几株松树开花稍晚的，父亲抓紧时间，一天摘了五株树上的松花球，第二天摘了八株，一共70斤。

松花粉从花球上刚掉落时是湿的，须得在大灶上烘焙，具体怎么操作我不清楚，只知道火候要掌握得非常好，烘焦了就报废了。70斤松花球最后能收集4斤松花粉。多年来，我不买任何保健品，只认自家产的松花粉，母亲每年都会给我送来一大瓶。

雷笋也不等人，一场春雨过后，自顾自地拱出泥地，不及时去掏来的话，一夜之间就长成比人还高的竹子了。剥笋是一件非常有趣的手工活儿，笋剥好后，壳也舍不得扔掉，全部收拢来，装进箩筐，下次父亲上山去时，还给笋山做肥料。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，这句话真是太对了。我家竹园不大，但雷笋产量高，足够一大家子人吃的了，春天吃鲜笋，吃不完的烤成羊尾笋，存上一年也不会变质。

最辛苦的是摘茶叶炒茶叶了，今年新茶早早开摘，杀青、炒制、晾晒，程序复杂，大大小小的箩头盖及筛子晒箕全都用来晾茶叶，走进老屋，就像是走进一个小型农具博物馆。

清明那天气温骤降，还下了大雨，午后，母亲在老屋灶间忙碌，两眼灶一起点着，一眼烤羊尾笋，一眼炒茶叶，都是时不待人的活计。我好久没有坐在温暖的灶跟间烧火了，这会儿根据母亲的指令添柴火。灶脚堆着一捆一捆晒干了的茶树枝，长短很整齐。去年头茶摘完后，茶树全部砍倒，根基部又会抽出新枝，绽放茶芽，这就是二茶，品质稍逊，二茶摘掉后，枝条不砍了，留到明年抽新芽，年复一年。砍倒的茶树枝就地晒干，背回家当柴烧。煮豆燃豆萁，炒茶烧茶枝。

以前每年清明节前夕，父亲总会抽出半天时间，把祖坟上的杂草割干净，便于大家上坟祭祖。今年农事催得紧，他实在来不及割坟头草，清明那天我们去给外公上坟时，他随身带着柴刀锄头，利索地跨上我外公的坟头，割草斩藤，我环视四周，惊讶地发现，仅仅相隔一年，外公坟头长出了那么多的杂草，有几株竹子还直溜溜地长在我们必经的小路中央，这要是十年八年不来，草木几番枯荣，掩住坟头，怕是找也找不到了。这一刻，我掂量出了“扫墓”两字的含义，它不仅仅是春天里的一种仪式，更是一份责任，一项实实在在的劳及筋骨的体力活。